行狀
遺事

昆侖集 末

昆侖集卷之十九目錄

行狀

崑崙集卷之十九

行狀

先考議政府領議政府君行狀

先府君姓崔氏初諱錫萬字汝時後爲翰林以　顯宗小字嫌名有命改之改諱錫鼎字汝和初號存窩後號明谷羅代之始有六部大人佐之崔其一也後世著籍于完山以高麗上將軍純爵爲始祖六世而有諱得秤以選部典書致仕生諱宰重大臣完山君諡文貞父子皆以廉直孝謹爲權貴所憚麗史立傳以紀之牧隱李公撰文貞墓誌盛有稱道生諱有慶

事我 太祖官叅賛議政府享諡平度以孝旌閭被廉吏之選生諱士康事 世宗官右賛成兼判吏曹金宗瑞之開六鎭實長兵部叅聞籌畫諡敬節公之九世祖也高祖諱秀俊累贈左賛成曾祖諱起南游牛溪成先生門有重名歷應教舍人光海朝爲羣小所擠卒官永興大都護府使累贈領議政完興府院君谿谷張文忠公撰其墓碑祖諱鳴吉策靖 社元勳典文衡領議政完城府院君諡文忠文章經術學士誦之德業載於國乘西河李公敏叙撰諡狀西溪朴公世堂銘其神道文忠始無子取弟吏曹叅判諱

惠吉次子後亮爲後筮仕至漢城左尹襲封完陵君
郎公之生考也有高識懿行一時名公卿咸愛慕藥
泉南公九萬撰碣銘妣廣州安氏觀察使獻徵之女
完陵弟諱後尚郎文忠後夫人子也有至性淸高恬
素人比之黃叔度呂與叔官止弘文應教無嗣又取
公子之所後妣咸平李氏咸陵府院君澥之女也公
以仁祖二十四年丙戌五月二十日乙丑降生安
夫人有身夢有朱袍象笏端坐宅後山頂前後從衛
甚盛旣得公嘗曰此貴人也公生而明悟頴異神采
丰秀雖幼少時容止端重進退有度粹然如精金良

玉既識字便曉部首之分仍及六書篆籒之體聰記絕倫過目輒成誦日夜守書榻不去九歲誦詩書全文博通史書十二歲通易象卦爻之變占揲之法手畫爲圖成一卷綜覽百家文義沛然爲詩文下筆成章一時籍籍稱神童名冠八才子請業于藥泉南公南公歎奇之待以國士以公器識如成人不徒爲文詞之風詣也嘗作長篇贈公有曰文學可言子夏詩志氣肯學樊遲農旁通卦象及篆籒游刃恢恢有餘地既而覽性理書欣然有會作讀小學序論學問本末如宿儒老師長老嗟異之稍長從玄石朴公世采

受大學或問朴公亦期以遠大委禽于華谷李相公
諱慶億之門華谷愛重公殊甚輒以立朝行已之方
以及朝儀邦典教導不倦曰須豫講而致用也十七
中監試初試狀元庠泮課製每居首選同進者莫敢
望焉丙午中進士狀元生員第八辛亥中庭試丙科
隷承文院壬子四月拜說書六月薦拜檢閱華谷公
入相以親嫌遞拜說書今 上在東宮方講大學公
以謂大學書章句先儒論說各殊至陽明則變換聖
學工夫欲識大學歸趣者須盡諸家同異折衷於紫
陽章句遂取李公端相所編大學集覽繕寫一通作

跋文以備胄筵叅閱癸丑四月持安夫人服親癠間
不就直　東宮嘗問講官曰崔說書近有何故久之
不見也蓋公久侍書筵勸講明暢也制除敘待教陞
奉教選玉堂南牀錄應製夫子待賈論　御題也居
第二賜虎皮薦吳道一李墪入翰苑領相許積嫉吳
公嘗謗已廷毀之公上章辨之因下吏譴罷丙辰陞
典籍轉監察丁巳拜禮曹佐郎知製教移兵曹佐郎
陞正郎除全羅都事金公錫胄爲兵判啓留之辟守
禦從事冬特授弘文館修撰轉校理戊午夏應旨陳
疏時南人當國諸大臣非罪竄謫公首陳典學修身

之道因論時政之失曰 殿下臨御未幾竄逐大臣
輕開荆棘之路言事之臣放黜聯翩令論者以貶損
君父爲宋時烈之罪以離間骨肉爲金壽恒之罪時
烈林下一寒士蒙 孝廟不世之遇義則君臣情則
父子其報效之誠必萬倍恒人加以此罪豈不至寃
壽恒 先朝顧命之臣上封論奏言辭剴切深陳諸
臣誤事之咎痛斥尹鑴悖理之言孤忠未暴罪網横
加一落炎陬屢更寒暑匹夫之微猶不可非罪而罪
之况 孝廟禮遇之老臣 先王顧命之大臣而不
察情實勒加覆載難容之罪雖二臣之不足恤獨不

重貽累於明時乎兩司俱請遠竄 上不許因許積筵白命削黜公不樂在京攜孥寓鎮川己未秋特叙庚申拜兵曹正郎應製十韻排律居首賜虎皮明日特授副應教臺諫請還收不許四月羣小屛黜舊人登用兼改修實錄郎承文校檢四學公都會試官叙鞫廳問事勞陞通政以資格未準寢之移司僕正還應教兼漢學教授大臣白 上曰典翰是久虛之選而有通經學長於文詞者宜令差出於是以公爲典翰 上富於春秋勤典學日御經筵公每侍講反復啓告自天人性命之理經國御世之謨究極本末而

論之諸臣皆屬目聳聽時經幄諸公極一時之選多
名眞學士而博學精識衆推公爲第一因夏暑例停
經筵公引范祖禹所謂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
日治亂上劄曰國家庶政千條萬端而最重且急者
莫如人主之進學古之聖王德已成治已定猶必惜
寸陰務日新豈以寒暑有間斷哉　上答以戒誨得
宜仍御經筵時李師命有姝眷驟加進用公引韓琦
論蘇軾事白　上請毋過寵以招指目公議多之秋
以會盟祭讀誓官進階通政拜兵曹叅知移同副承
旨冬遭所後考東岡公喪壬戌春遭內艱服闋拜刑

曹叅議移右副承旨兼承文副提調轉左承旨遞拜大司成移副提學明齋尹公議貶懷川相大觸其狠怒乙丑春四學儒生發明齋私書誣謂侮辱栗谷通文聲罪四館以發人私書罰儒生金領相壽恒希懷川意右學儒請罷四館職公疏論其失曰金盛大等摘尹拯書一句謂之辱先賢拯成渾之外孫也渾與李珥隣德不孤同明相照共爲百世宗師則以拯之景慕兩賢而謂之辱李珥此果近理乎其書因親舊之簡問欲明乃父之終始有曰今以江都事訾病先人卽何異於指栗谷以妄塞悲之疏而謂之自道盡

之者耶然栗谷則不免有入山之失先人初無必死之義蓋以妄塞悲卽李珥疏中語過自引咎可見君子之謙德而醜正之徒反引此疏以爲詆毁之資拯父宣擧江都之事其前後辭疏亦過自引咎其事相類故答書如此不過引先賢以證之通文之擧士習不端施罰糾正自是四館之職責構捏陷人自作不靖罪在盛大而大臣反以先啓不靖罪四館臣實未曉也　上謂敲撼大臣命罷職不叙玉堂兩司俱請還寢金領相亦劄請皆不納大臣諸宰繼言之　上曰文學才望予非不知而疏語謬戾姑施譴罰秋大

臣復白之特叙授副提學不就由兵曹叅知還副學兼承文副提調十一月特陞戶曹叅判移大司成邊堺越境淸人致詰罰之金朝廷將遣使求免罰公爲陳奏副使丙寅以戶叅赴燕未準請還被劾罷冬叙拜右尹副摠管李左相端夏請裁損　廟享以補賑荒下諸宰議公以爲大侵殺禮固出禮經而古今異宜　太廟享祀不可隨豐歉而增減見今浮食之耗財不啻千百而或漸流俗或牽事勢變通均節未有以厭於人心而先減祭享恐難輕議事不果行移都承旨丁卯拜副學時老少分黨相攻而懷川相深惎

明齋父子騰章論詆羅良佐疏辨其師尹美村之誣
大臣以侵侮宋相爲罪請遠竄公陳疏直其寃被嚴
旨遞因此忤老論屢停銓擬除刑曹叅判不就又除
刑叅兼副捴管都承旨大司成皆不拜冬拜大司成
兼司饔提調戊辰春移副學朝叅之儀久廢 上自
是歲始行之公於朝叅日進位宁六箴曰端本建極
納諫典學勤政恤民並疏投進賜虎皮以奬之時改
造渾天儀以公曉乾象也命管其事工訖命製進齊
政閣記有豹皮之賜兼備局有司堂上筵臣請於玉
堂新錄多得經術士公疏論曰館錄是淸流極選詳

延宏博固其宜也第科目之外經明行修之士不爲無人而循常調叙不足以盡取士之道宜令廟堂精加訪擇别爲進用其已仕而才學著聞者亦處以掄選之地則有助於治道豈淺鮮哉廟堂因公言請令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各薦經明行修之士二人公薦李世龜閔以升時後宮張氏有寵李徵明閔鎮周韓聖佑等論宮掖事見忤乆靳除授公率館僚陳劄以立志典學好賢納諫爲目歷言而備論之又曰向來數臣言及宮掖或加譴斥或靳甄除中外皆謂語涉宮禁不蒙寬貸無不竊歎而懷憂彼數臣者終得敢

言之名而罪諫之過歸於　君父袁盎之却坐可謂
不恭而文帝賞之歐陽脩之諫賜帛可謂細事而仁
宗納之今　殿下於數臣者亦何深惡使四方窺淺
深哉兼惠局堂上宗人杭黨於張氏有　上眷七月
吏判朴公世采劄論杭恩數過節　上罷其職公率
諸僚爭之命仍朴公職領相藥泉公與右相呂公聖
齊將又請對論之坐賓廳公罷對歷見及兩相入南
公言多觸咈　上大怒命安置兩相北邊謂公唆囑
大臣命拿鞫嚴問舉朝震懼有命削職兩司俱請還
收久之得請公於辭疏有曰近來　天怒震疊朝著

惶駭辭旨之暴發舉措之失當非一二數此殆 殿
下涵養本源之功有所未至而然也君德輔導責在
經幄而臣之忝居此任實專且久則其不能薰陶啓
沃資助 聖德以盡其職責審矣此臣之罪也請告
遞除大司成辭遞拜禮曹叅判移吏曹叅判已巳正
月兼弘文館提學寫進 徽陵銘旌進階嘉義時持
平李益壽毁破張嬪母屋轎忤 上意公於政注連
續首擬於三司二月 上盡黜舊臣進用南人以連
注李益壽罪公命補安東府使四月有親癠歸侍遞
安東邑大難治在官不滿三朔政聲翕然南民稱頌

庚午拜延安府使約己寬民莅事勤劇重修平遠堂
疏南大池作君子亭于池上東西者改觀明年罷還
癸酉冬遭生考靜修公喪丙子制除拜禮參移吏參
兼典牲提調先是甲戌 上悔己巳事用西人首下
備忘有云舊臣可擢者或方在喪人謂 聖意有指
至是闋服未幾特陞漢城判尹移大司憲時兩司請
誅張希載有年公約三司請對反復論之不得請則
曰不得其言可去辭遞兼弘文提學拜刑曹判書兼
知經筵義禁五月拜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前後
在銓曹政注公平請託不售請以儒學之士充書筵

官啓差李世弼等十人請增減蔭官叅外之額稍疏仕滿而淹滯者又請稍通庶孽處以三曹有曰天之生才貴賤非爾殊也許多人物豈無才雋而枯項黃馘騈死蓬戶匹夫含寃足傷天和古人擧賢於釣屠取才於盜庫而先儒亦有宜取胥商之論用人之方如是之廣也庶流雖不可比同士族不猶愈於胥商乎因請改許通之名除納米之法廟堂從之冬 上宣下障子二郞圖畵豳詩農畒之事命公作詩題其面公撰進因疏陳民事曰豳詩七月實與無逸先知稼穡之義相表裏而加詳今 殿下得此二幅爲其

先聖訓詞之所寓命加贊詠而表章之此殆恤民務
本之意存積於淵衷雖在燕閑翫好自然如此傳曰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今
田里無法而賦役不均冗食日廣而浮費尚多不先
治本原切切然邪移裁減之爲務欲以是足國而救
饑伏願深惟獘源加意於制産經國之道則今日障
子之關覽不亶爲觀聽之美實亦有助於行仁時年
饑講賑事而有是命公以此諷之居數日下教曰頃
日吏判劄陳保民之策如有所料量條列以聞公條
陳時務十事曰王政莫先正經界而量田久未行宜

只令守令勾檢不須一時齊舉察農形民事之緩急或六七邑或十餘邑先行明年又如是以漸就緒不出數年可以完整旣有檢核之效且無騷擾之弊曰諸宮免稅偏邦謬例宜使如法納稅政令旣均賦入亦廣且合於王者無私之義曰隣族徵布爲今痼弊本由於逃故之難充良丁本自不乏而軍門增設兵額日廣又有疲民避役之淵藪奸胥罔利之囊橐其勢不得不定兒弱而侵隣族今宜量罷私屬而存者定其額明覈諸保而剩者汰其役軍門兵額亦宜量減如此則良丁有裕逃故易充隣族免於橫侵且私

賤娶良所生從母役實不易之理或行或罷靡有定
制亦宜申明從母之法俾廣良丁之路曰海西不行
大同民力難支進上及支勑之需邑各異規輕重不
倫宜制爲一道大同其節目事宜惟在任事者與廟
堂相議善處曰量入爲出有國通規令一年經費至
十萬石而 宗廟百官之奉居三之一其二爲養兵
之需脫有災荒新舊不繼令量減兵額則冗食旣省
經費自紓且貢物裁省每就折價剋減故所減無多
而取怨深宜就元額量減種數被減而怨者少受價
而喜者多何可以一人之怨易百人之利乾魚一種

價至萬餘石餘可類知曰敬差驗田踈略稅入何從得實秋後農形可得其槩宜自地部就議廟堂量其年災實分定實結於各道道臣以此數隨其邑災實又分定於各邑則無如前奸漏而收租多寡可坐而知豈不明約而有統緒哉曰賑政設粥其勢誠難飢民聚則薰成疾癘散則轉爲寇盜司賑吏隷又有穿穴耗費之害前頭賑政宜以抄民給糧減價發賣爲主曰賑政雖以聚穀爲主穀非鬼輸乃在民間官貿民穀弊端滋多鑄錢則奸利日滋賣爵則名器日紊贖公賤則或以官穀納贖而徒令列郡凋弊移轉軍

餉則積儲傾出非謀國之遠慮惟有官發米穀以平市價窮民乏食職由米價之翔貴米價翔貴職由富民之錮粟此輩深藏固守為乘時射利之計縣官出賣萬餘石穀則富民之粟盡歸市上市價既平則穀多而民易售雖不屑屑於口吻之饘粥而其為賑救也大矣曰大內修理一番價至數千石米此視膳羞衣襨有間欲望安徐以待稍稔此外凡可酌損者並留 聖意所減雖少為益實大閭巷奢汰益甚服飾之華靡饌餌之珍奇日新月盛此由諸宮貴近侈靡相高民庶慕效宜加飭戒為下民表準高位崇儉德

固美矣荒年貶食禮亦宜然又曰除免稅戒侈習事闕宮禁似難遽革然在易朋亡之傳曰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不能斷以大公是牽於朋比也　上優答之丁丑二月進拜右議政差奏請使　王世子冊封有年請封誥燕京不見許遂遣公竣事還錫土田臧獲薦吳道一爲大提學臺臣俞命雄以其嗜酒多謗謂公議所不許公疏辨曰道一才識邁倫廉直寡合惟其積忤於人未免取敗於己若其飮酒過差特尺朽微瑕耳未知公卿會圈之外有何別採公議耶戊寅正月　上下教深戒

朝臣黨習其明日朝叅公極陳朋黨之弊仍及己巳人罪犯差輕者宜以漸調叙老論皆不悅歲荐饑請糴于清人清人專价船粟而致之公儐于灣上清使致書于 上自稱眷弟時議咎公以不能拒兩司論罷公職盖不悅者操之急也秋寓仁川冬 端宗復位改封 莊陵 思陵召公爲捴理使公於辭疏論灣書事有曰國家不幸有會稽之深耻不能一朝刷洒則餘外受侮有不足較量今爲必難爭之事重觸不可測之怒彊事不順厲階層生求滅尺寸之耻反取尋丈之辱則國體事宜未免交失臣之妄意今日

之事止可以忩思難爲義寧以身甘受罪謗不欲生患於國事抱痛藏憤默默賫上卒之虧奉使之職責負人臣之極罪 上優答之敦召不已以往役之義受命往來 兩陵𠡠率官僚料督工徒未閱月而役竣仍存鄭眉壽墳墓於 思陵之側封識嚴與道墓而復其子孫追贈金時習元昊等官爵皆公建白也己卯夏拜左相公之將儐濟也 上於筵中引孟子及是時修明政刑令大臣講究革弊便民之策公行迫未及悉對行中草疏數千言備論政弊民瘼條職官選舉田賦軍旅四事請加通變如改量田罷免稅

量減兵額預定年分申論丙子劄意而加詳疏未上
而譴罷及是具冊子投進 上優答之曰當詢于廟
堂而採施焉未幾因事罷秋叙付判敦寧時有換封
科獄罷己卯增廣榜議更設庭試以配武科公論其
不可又曰今士習壞污至此正宜停簡選試爲敦養
懲礪之道數年不設科舉庭謁聖只許居首直赴節
日課製施賞稍異近規以示防範之意則庶幾倖心
少息偷風向正 上納之數年無科選有亦簡取識
者稱之辛巳兼内醫提調拜領議政儒生請文元公
金長生配聖廡下大臣議公曰金長生資質渾厚學

問篤實且有纂輯禮書之功允爲一代所尊仰至於
聖廡腏食有未可輕議以楊羅李三賢繼程門之統
黃幹接朱門之緒而俱未得列於從祀今於近代儒
賢何可率爾行之　上納之八月　仁顯王后昇遐
因有巫蠱獄命禧嬪張氏自盡即　春宮所生母也
時　世子年十四廷臣舉懷驚憂公與左相李世白
右相申琓吏曹判書李畬兵曹判書金構戶曹判書
金昌集即會闕下聯名陳劄請寢成命承旨尹趾仁
先請還寢有命公卿會議劄不入旋設親鞫公上劄
論之曰昔漢田叔燒梁獄辭請無以梁事爲問以安

太后朱子書之綱目而先儒美之君臣父子並列倫常恩義經權互爲輕重太后世子雖有親屬尊卑之殊人君慈愛之道臣子服事之義固無異致而宗社大計之所關係又如何重也況今 春宮情境其可比論於太后之涕泣不食而已乎夫梁王一藩臣也明有死罪而特因太后愛少之情撓法曲貸先儒猶且許之今禧嬪設有難赦之罪念 春宮誕育之恩爲 春宮憂傷之慮少賜寬貸不至於究竟暴揚而左右不逞之徒則依律致辟以伸王法如羊勝等之爲以安 春宮恐不悖於今日處變之道也惟我

春宮以孱弱之年乃於倉卒意慮之外遽遭人倫罔極之變震驚崩迫當復如何若使之摧剥隕穫使不得自全其情性則非但重傷 殿下止慈之恩其於宗社何更願隨事方便著意調護勉盡鎭定保安之道此老臣區區之至懇也 上不納公又具劄袖進有曰 殿下之有 春宮將以託 宗社之重也旣將以 宗社無疆之休恤託之一人則其保安調護之方宜無不用其極今以惡逆不道勘之於其母行慘切之誅而謂 春宮保可安善乎若於驚痛震薄之中致有大段疾患則 宗社之憂爲如何哉又被

嚴責不得叅鞫陳劄請罪復申前說有曰今玆獄事
關係至重在國家則爲王法無將之罪在　春宮則
爲人倫罔極之變左思右想實甚難處故叅量理勢
折衷經權竊以爲與其伸法屈恩致臣子討復之義
無寧屈法伸恩盡　春宮保安之道何者謀國之義
宗社爲重而禧嬪無他然後　春宮乃安　春宮安
然後　宗社安故也又曰訊治逆獄不必親鞫而以
堂堂千乘之尊日取妖巫賤婢親自詰問亦豈人君
之體乎　上震怒呵責甚嚴命中道付處投配鎭川
時　王世子冲幼而張氏罪至不測　天怒方盛國

言洶洶事變不知所止公之連章疾呼爭以去就蓋
亦爲此識者謂深得古大臣反復之義而公旣譴去
滿朝臣僚交口言調護　東宮之道泉謂公倡言之
力爲多云壬午正月特命放釋公仍留鎭川地有溪
山之勝公常愛之先已構小亭於先祖文忠公遺址
及是疏渠沼種花卉爲終老計學子自遠至者相踵
日與之講討經藝評品文詞暇則杖屨相羊于山厓
水瀨間以觴詠樂而忘世不知身之在貶也冬叙付
西樞癸未二月以領相召累疏乞免命史官偕來固
辭不得命三月進次漢南申乞不已諭召彌勤四月

赴朝拜命之明日有正言金普澤之疏以辛巳三劄
爲言罔極至目以護逆公出江郊納命召命還給公
連章固辭差赴燕正使不應命未幾解相職移住衿
川紫霞洞又移漢南之盤浦棲屑東西者數年以編
纂書籍自娛甲申六月降別諭曰卿之頃年一劄本
心出於過慮斷斷無他臺臣不諒至以護逆勒加卿
因此難安徑歸田園鈌然思想愈久愈深玆遣史官
渙然開釋宜速就道以副至意公上章不就命乙酉
兼軍器都提調四月復拜領相命史官偕來引前事
固免辭疏凡十三上得解俄兼軍資都提調丙戌正

月復拜領相累辭不獲兼內醫都提調有卜相之命前冬右相李濡以趙泰采卜相公議所未叶及是公以爲大臣之職以人事君而莫重於置相遂削其卜三月有宋婺源之疏先是甲申築大報壇祀 神宗皇帝至是有事於 皇壇公當攝祭老黨以先祖文忠公嘗主和戎之議謂公不宜將事於 神宗之祀指授儒生投疏詆先祖以及公公上章自引備陳和議本末及先祖處義終始 上答曰婺源意在敲撼大臣詬辱大臣祖先此紀綱解弛朝廷不尊之致卿之祈免豈不有損事體耶噫故相臣和議亶出於爲

宗社尊周之義不忘乎心蹈必死之地而靡悔乎亦稔知豈公麽婺源輩所敢恣意詆毁者哉續遣史官承旨敦諭勉出公以辱及先義不敢居位連章乞免又降溫批曰先卿文集予覽之熟矣平日懃懃懇懇於章奏者無非忠君憂國至誠中流出而昔我 聖祖嘗執先卿之手而泣曰卿之忠誠人所罕侶一心奉公終始不懈若使如卿者多在於朝則國事豈至於此華衮之褒昭如日星故相臣平生事業即此可知至若丙年和議宣出爲 宗社之血誠可質神明尊周之義本自炳然則此豈婺源所可詬辱者哉欲

大臣不安則輒辱祖先以爲敺逐之計世道至此寧不痛心卿因此引入傷損國體亦不少卿何不念及於此耶因敦召不罝會　上有疾以帶内醫院故出仕公嘗謂有國之先務莫急於崇儒上劄曰後世儒者豈盡切於時用使掌金穀非必裕國計也使治甲兵非必壯戎政也雖然談經好古砥礪名行之士多在朝廷則官僚有所敬憚士民有所觀傚世道風俗必不至大壞其於國家豈云少補國家用人只有科目一道而一代人才此不足以盡之搜薦之事所不可已矧今末俗滔滔如水益下士惟以科宦爲業不

知學識行能之可貴而貪汚躁競敗官壞身者往往
有之其流將至於教化陵夷風紀頽靡可不懼哉今
之憂國者必曰朋黨而臣以爲道學之衰替其憂尤
大苟無以風動作成稍新耳目則亦何以捄此請以
學術行義經學才識四科爲目令大臣及六卿三司
長官各薦二人公劄薦尹東洙等夏有林溥之獄初
辛巳之獄死囚尹順命希載外弟也臨當結案取招
大言曰身之前後納供皆聽金春澤所慫慂春澤教
我如是納供可無死而有利今反殺我耶吏卒皆聞
之按事者不錄其辭又有流言曰順命供辭有云希

載在謫投諺書數其妻之惡曰此女締結西人欲殺我而謀害　東宮按鞫者惡其言不錄于文案人多傳說至是溥等上疏謂謀害　東宮凶言也掩匿而不錄蓋意在禍老論也因政院之啓始命溥定配老黨皆曰設鞫究問洞覈其虛罔然後吾輩可以容迹於朝端免禍於他日至云少論若不鞫問是毆老論於危禍也羣情如沸於是持平鄭栻啓請設鞫明覈上可之公心知其不可成獄而不能無動於老黨危禍之言承命按問歷究言根死亡多辭絕無可問春澤慫慂之言沒之獄案旣播人耳目謀害之云衆亦

疑其果有而不錄方溥疏初發辛巳按獄諸臣各自
疏辨李光廸則曰順命初無片辭金昌集則曰順命
引希載書而其詞則不曰謀害 東宮而曰欲殺我
則於 世子亦豈好耶及按問辛巳問事郞則呂必
重姜履相之供皆與昌集略同而其詞錯出人益疑
之公以爲毋論當初凶言之有無以此罪辛巳諸臣
是陷人也而謀害二字則諸人疏供皆曰無之當以
此爲斷於是罪姜呂以傳言非實配極邊罪溥以禍
心嚴刑配絕島又於疏論讞奏務稱老論之意猶以
不盡如望不快於公冬 上怒李潛之疏親鞫刑治

而有不殺林溥繼有潛疏之教臺臣李德英李邦彥
乘間投疏甚之追論溥獄時式例間事捃摭為誣公
出江郊疏免　上優答之累兼扈衛大將訓局司譯
都提調公連章固懇解職付西樞丁亥正月又拜領
相掌令李裕民上疏稱頌　上功德之盛宜上尊號
論公不於進宴陳請公於辭疏有曰此事發端有年
疏陳者非一　春宮亦上請而　聖意謙挹讓而不
居斯可以匹美堯舜增光簡冊垂聲實於不朽為萬
世之法程臣方感歎欽誦將順德美之不暇建議陳
請非臣賤慮之所及也左相金昌集又以溥獄詆公

至謂强成凶言之案公連章陳辨有曰臣之筵奏云若有謀害之言豈有不書之理至於不好等語設有當錄而不書此出於偶然不察非有他意又云以栁之發來傳外言之後更問順命事觀之其心之非出於掩匿斷然可見據此兩條臣之本心可見矣昌集又引左史李澤誤錄之筵說抑勒爲說公又據右史及堂后所錄以辨之悉論按獄本末　上答曰左相前後疏專出疑怒擧一邊之人而盡疑之不但構陷按獄諸臣而已網打善類之計固已萌於心形諸章牘不覺心寒也左相之疏出而始覺李德英之疏用

意不正矣公固免疏凡十八上得解十月還拜領相時有雷異　上降罪己之教公疏陳修省振厲之道有曰一念操舍其端至微勤於始者或怠於終惕於暫者難持於久願因善端之萌克恢大志毋或退轉推諸施措發揮事功用人各就其長而才誠茂著盡心國事者任之專聽言先察其心而出於至誠逆于上心者受之弘謹守成憲而久而生獘者理之廢而不舉者修之明勑法令而害政者革而通之便民者斷而行之要職必令久任而掌刑財者隨才擇差以責其成外官亦勿數遷而按藩臬者量宜兼牧以著

其績是皆當今之要務也仍請獄訟錢穀衙門郎官定朔久任　上優答之久任事因爲挈令戊子春有尹世綏之疏先是辛巳獄追論閔黯拏戮之典罪人雖逆誅非承欵則其妻子法不隨坐右相申琓判義禁李畬引常法爲言　上納左相李世白議竟誅黯子至是公於筵對論其非法　上不納世綏乘機詆陷目爲護逆公又出江郊連章乞免五疏遞付西樞兼司僕提調七月有命引見諄諄面諭曰卽令元輔非卿莫可向日事雖失著臺臣護逆之說出於抑勒卿一向祈免不得已勉副今特召卿面諭榻前拜相

親授命召倚毗之意可知即日視事予所望也又曰
盡誠國事當今之世捨卿其誰公固讓數四出又連
章不得命九月有權益平之疏益平者無賴子爲金
春澤所豢養公累拜首相恩遇益隆老論百計去公
乙酉益平疏詆公至是又極意構揑爲言罔極人皆
知前後皆受嗾也公出城陳章　上再遣都承旨諭
令入城又以手書賜批曰噫益平之疏專出於構揑
大臣之討而决非渠之所獨辨世道至此寧不痛心
然予旣燭其情狀以示處分則此等鬼蜮輩傾陷之
言何足挂齒而日昨出城已出料外再遣喉舌之長

諭予心腹之辭而今又上章入城無期豈不有損於
國體乎目今災荒孔棘民憂方急夙夜憂懼罔知攸
濟此時倚毗亶在元輔胡忍恝視以孤至意耶玆以
手書勉出卿其體諒卽日視事弘濟時艱公不得已
出仕疏陳政弊四條革隣族以除民怨曰諸額逃故
令其統里充補官無括丁之擾而民無隣族之徵矯
錢弊以紓民困曰以十二爲式令毋得濫息以防富
民之射利而貧者得便貸食收校布以處閑民曰閑
民避役皆投屬校院本額外人收一匹布而勿定軍
役有才者試講製除布制保米以寬束伍曰緩急所

恃爲禦敵者惟東伍而率皆貧劣衣裝敝而技藝疏
各令自得保於親隣量受保米　上答令廟堂熟講
俾有實效建行海西詳定之法海西賦役不均民不
堪命公之宰延安採訪而稔知之嘗於丙子十條劄
及之及是累以爲請朝議或有異同力言而行之擇
李彥經李濟繼爲方伯商確便宜量定節目每邑量
其支用多寡按田結而收粟米悉停諸色征歛數年
而成緒號曰詳定行法之初小民便之而守令及豪
右胥輿異言公曰一家哭何如十家哭持議益堅就
其窒礙者通變之行之有年西民咸鼓舞方伯守令

雖素不悅於公者莫或改之關東多山而地瘠墾廢不常田政尤紊敗公建請改量方伯宋廷奎莅其事不終擢授李台佐任之酌官民便否而弛張之事克完就時議築都城公啓曰必審定其當守不當守然後可築不可築方可論也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境此言國治而有備則防守之道在於疆域不在於國內也使封疆之臣得其人素講於備豫之策則雖强寇勁敵不至爲王都城守之慮是則爲不必守之地也守城之道愈小愈堅成敗得失雜見於史冊軍志四十里爲城而能守者未之聞也是則不可守之形

也國俗善驚不能持固武略不競人心多怯不幸有
狗吠之警大小士民波崩昂沸恐無鎭定之理是則
不可守之勢也國有三空之厄民有倒懸之急而耗
財勞民改築不當守之城非計也已而不果築經國
大典成於 世祖朝列朝遵用而條目皆作橫行又
多細注妨於看解繼有續錄後續錄而皆不相統屬
先是 上命取累朝增定教條裒爲受教輯錄公請
通修爲一書定爲典章而疏橫看爲行書變細注爲
大字類附續錄受教於六典名曰典錄通考作序文
印進輿地勝覽成於 成宗朝增修於 宣廟朝續

東文選成於 中宗朝爾後皆未遑續修公請設纂修廳擇宰臣名流啓差堂郞搜求八路書籍公總其事指授凡例又請因採野乘小說編成一書以補國史之闕修輯數年勝覽垂成文選史補未及成書而公去位纂修廳尋罷論者惜之己丑正月有承旨李觀命之疏先是公之居憂也讀禮書病戴記蕪雜積年修訂移易章段彙分而序目之屢改草藁始克成書名曰禮記類編庚辰具疏投進 上命校書館印布正文其後玉堂權尚游尹趾仁請下兩南並注疏印進學士大夫皆印藏而賞及是 上任公益專黨

人屢問之不得謂禮編有異同於朱子注說觀命上
疏力詆至目以毀經侮賢金樑中己卯科榜既罷圖
所以復科慫恿臺臣疏請 上以問諸臣公力防之
樑深怨公協心並力爬櫛傳注文致其說公陳疏自
辨 上答曰觀命抉摘粧撰必欲構陷之計予固洞
燭且可寒心於是老黨指招京外儒生換面迭起章
交公車 上皆痛斥之公連章引免 上優批勉出
命史官偕來批教有曰傾軋成風必欲傾陷乃已類
編事不過假借而已其心所在灼然可知又曰予於
卿眷待彌隆故娼嫉之輩齮齕不已尤可惡也公於

諸儒生疏詆不與之費辭爭辨最後就諸疏所論剌
逐條辨說成一冊子隨疏投進　上答曰所陳冊子
悉陳編述本旨而辨論極其明暢仍下政院使假託
敲撼之輩曉然知之老論又令無賴子發通文目之
爲背朱子肆加誣詆　上命有司囚治之又命政院
毋納儒疏論類編者勉起公益勤公辭益力章凡二
十一上答曰卿之所遭可謂寃誣臺閣儒生紛紜交
章託經詆辱惟意所欲誠世道之大變惟當勉出爲
期而卿之巽辭愈久愈懇一向敦迫似有歉於禮遇
之道本職不得已勉副深用缺然秋有李鉽之獄而

尹世紀被告公以委官力爲伸解尹卽世綏之兄雖
不相悅者服其無私十月又拜領相於是公之入相
凡十度矣 上有疾以內醫提調直禁中庚寅正月
上候向安而忽下嚴旨至引春秋不嘗藥命三提調
削黜承旨請寢命拿鞫三司俱請還收皆嚴責之尹
判府趾完上劄論救亦不納徐左相宗泰繼而劄論
命寢削黜而 上怒猶不解 上雅重公屢遭人齮
齕而屢拜相職眷任彌篤無他端卒然有非常之譴
人咸怪之公出住東郊三月兩司發合啓請罷公職
以關東量田海西詳定謂爲流毒生靈又以請釋逆

孥僭編禮書爲目歸重於藥院事有曰身帶保護之
任反忽翔矧之戒出入喪家瘡腫所忌而躬自薰染
旋請入診再啓答曰害及生靈汨亂經旨語涉過當
而請釋逆孥反忽翔矧所論得宜依啓初 上候頗
間歇有命輪直而適會公有妹喪出直日往哭經兩
宿入診而臺啓云然修撰權詹上疏曰合啓前後辭
語之矛盾破綻有目皆見有口皆言而至以哭妹喪
爲大罪從古以來曷嘗有以不善拘忌論劾大臣之
公議乎輪直之日聞同氣之喪不一往哭則是誠殘
忍薄行之人何有孔懷哀求之義乎兩司仍請削黜

一啓卽允又因臺啓命焚禮記類編而毁其板鄭澔復唱加律之論請遠竄終不允移住松山辛卯五月特放叙付西樞秋有痁患特遣御醫不離看病命內隷賜酪粥冬 中宮患痘疹進伏東城外月餘還住渼沙壬辰八月遭夫人喪十月爲覲葬之淸州仍住鎭川冬 上受尊號召以玉冊文製述官癸巳正月進詣畿郊疏免以不叅賀班待罪還住渼沙九月上降別諭開釋前事有曰旣往之事予不曾留在胸中則於卿更無惶恐不安之端命史官偕來公連章辭巽曰人臣之獲罪於君上雖大譴大何旣恕察容

釋則義不敢每存形迹至於臺閣抨彈小則係一身
之廉隅大則關一世之風紀自處之義不容放倒當
初合啓臚列莫非人臣極罪今何可徒感恩分罔恤
人言章凡九上而會　上疾增劇十二月進伏東門
外　上遣承旨趣召曰予方日夕思想聞卿到城外
曷勝欣喜公又陳章不進卽日再遣承旨曰予當面
諭蓋異數也明日進伏闕下甲午五月命公入面諭
曰前旣開釋而合啓措語多不稱停旣久之事何必
過自引嫌所以慰藉之甚厚命仍留京第公遑住闕
下叅起居班七月　上疾間公叅賀班投章出郊

上再遣史官諭召是年春明齋尹公卒士林將操文奠酹各爲文請公裁擇公就加修潤有云敬義直方中正純粹仁心德容睟面盎背望而泥塑接之陽春昔聞程伯今見其人觀世之儒虛憍忮伐色莊爲剛邦聞爲達出處之義一其初終志盡不事用乾潛龍家讐既深國耻未雪非曰果志庶矣歸潔豈如夫人鶩外徇名空言不躬高論無成老黨譖譏懷川恚之館學生交章詆公曰時烈郎 孝廟同德之臣詆毁時烈乃所以誣毁 聖祖 上不納其說公上章自陳 上報曰泮疏中抉摘數句寧有近似於諸生所

云乎此予所以竟不允俞也誣毀　聖祖人臣之極罪大臣受此誣可謂寃矣秋　上受進宴召令入叅公陳疏不進冬聞　上疾添劇又進住東城外乙未公年七十入耆社七月　上疾稍間還漢沙郎遣史官諭召十月有吐血之疾　上遣醫診視內隷問疾賜酪粥十一月血證復發醫問宣賜亦如之病革命加送一醫十一日告終于寓舍訃聞下教曰崔判府事以元老大臣久住郊外方欲敦勉期回遐心何意一疾奄忽長逝耶震悼之極涕淚沾襟也命擇給棺材亟舉禮葬給祿三年成服日　兩宮遣官致弔移

殯于城外　兩宮致祭如儀有司治喪具以丙申正月十五日禮葬于清州大栗里先祖文貞公兆次枕坎之原夫人合窆公清明高朗樂易英達得之天稟者固絕於等倫早悅性理之言持養有方貌莊而氣温外和而内剛平生無忿厲之容暴慢之言少在甥館久華谷兄春田公諱慶徵嘗曰崔郎如祥麟瑞鳳希世之物也既登朝慨然有當世之志自朝章國故以至民瘼政弊留意講究自在小官奉職恪勤赴朝必先於人臨事不以劇易夷險爲趨避無一毫規爲較量在經幄遇事必言輒被譴罰不少挫及登宰輔

欲修弊政救生民庶幾振國勢之委靡其區畫設施
屢發於章奏前後累數千言如海西之詳定力請而
斷行之雖讒搆者以是爲罪案窮民終賴之公之爲
領相公弟判書公在西藩知公有意斯世而慮及於
世患貽書勉戒曰處身之方莫如不出謀國之道莫
如不爲公歎曰天下事不教人做更教誰做此固出
於愛我而非至言也當官恪於修舉內外所莅皆有
紀述翰苑騎省玉堂譯院內局及延安皆作誌以存
攷覽書雲職廢生徒不解曆筭擇能筭者講曆法分
授諸生徒課其勤慢精麤而上下其稍廩未數月曉

曆筭者多我東星緯徵應散失無可考令知星者崔
天璧採摭史乘編成天東象緯考印進占象之器闕
而不備稟送書雲官燕京購得儀象志按圖作占晷
測遠之器日影儀半天儀以進公旣性和易不與人
懻忮且病黨比禍國言論務主於和厚前後居銓用
舍不問色目注擬平允雖於老黨亦無甚乖忤丙子
判銓寓書于李公畬約與調劑論議救得世道一分
又請諭召金昌協使起從仕丙戌重入相府晦窩李
公寅燁秉銓郎公婦弟也輒以公用舍遏情志交相
勅戒終公居位朝廷得不至於橫潰崩決顧 上眷

洼益深倚毗益隆重黨人之謀去公益急金普澤尹
世綏金棣等以及益平㚬源等迭起詆陷不得一日
安於位著使世道不得享和平之福識者恨之然自
有雅量前後言者率皆巧詆深嚌多人所不堪公夷
然不爲意自引之章終不見有辭氣晩節遭羅讒罰
棲屑寓泊於荒郊草次之間未有時月寧居而無一
分不自得諷誦唫哢以自適或攜筇曳屨於林水之
中逍遥偃仰人不知爲相公衆服其冲襟曠度焉自
少喜讀經傳旣貴猶不廢誦習博通十三經貫穿箋
疏講說若取囊中玩索剳論至老彌勤程朱諸賢文

字記覽通貫無疑嘗曰聖賢書君子可以沒身也既編定戴記論孟並有類編庸學心經並有圖節論者謂前輩名賢經學亦當有遜於公云如佛老異端之說亦究論其通蔽得失嘗著說辨斥陽明學術之疵平居動息雖不規規於繩尺所樂不外於玩心高明自理氣源頭天人性命之際以至宇宙世界方國輿圖靡不根極而眇論之學者聽之不厭性好禮旁考歷代禮家凡於經曲疑變究其節目達其源流居喪取家禮書儀諸儒先禮說參合時宜著四禮家式於冠子也講行三加之禮又勸親知士友行之或身與

爲賓人多覩傚翕然成風一時士大夫於喪禮冠婚有疑求問者皆以公爲歸未嘗考閱書冊輒口占答之指攴明確李公世弼深於禮學嘗語人曰明谷禮學極博有牛栗以下諸賢所不及云深斥左道雜術不惑於拘忌之說神怪之事嘗曰五行家以年月干支筭命干支本出於人爲而後人以五行强分而屬之以此占吉凶非至數也其中者適然耳相術最近之就令先知吉凶不可以人力爲趨避先知無爲也堪輿之說爲士大夫所信惑雖名賢大儒亦或不免舉世靡然獨公痛排之嘗著說論之爲都憲也啓請

禁之曰古者墓而不墳後世有封樹窆葬之制不過
爲安固體魄而已風水之說俑於晉魏至于今日流
弊已極夫窮達禍福自有天命地於何有衆人不知
妄意營求崇信堪輿蠱壞心術近世士大夫不遷葬
者十無二三下民效之蠹財病民其害可勝言哉此
在　殿下明義理以黜左道行教化而正人心至於
偷葬不息獄訟滋繁職由於地師貪賂誑人之致宜
設法而禁之仍請繩以重律識者韙之崇獎儒術聞
人有志學問愛重嘉悅殊甚與李公世龜朴公鐔閔
公以升鄭公齊斗爲道義交講討經訓磨礲政術往

復切磋終始無倦色嘗曰士友之言雖不盡用意見終非俗流之比嘗謂道術邪正關係國家興喪故於小小臧否不甚數數焉其於儒賢之黜陟士論之得失則必出意見論列是非屢遭挫揠不悔己丑嘗卜相論者或以尹明齋 主上不識面疑不當入卜公以爲置相唯視其德望遂至爰立於人況愛接物勤厚見人惟恐傷之口不言過失雖寒生賤流曲加恩意以身禮下之人有一藝一能奬予引進如恐不及訓誨後進成名者爲多及喪加麻四十餘人或以宰相門庭多人客諷公謝客公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挾位棄士以爲高閉門拒人以爲簡吾不能也樂聞箴規雖子弟少年盛氣厲色而深言之欣然聽納無忤意士友諸公長牋短幅責勉劘切之不置一切虛襟受之每得其書輒色喜嘗曰雖言者未必盡善能言吾過者是吾之師也禮編之爭諸疏多絕悖旁人爲之氣憤而公嘗曰庸學數條之說雖出於程子栗谷之言旣有差殊於朱子則拘謹者指爲僭妄無怪也如復入印者庸學及末篇或問並宜去之其虛心無我如此喜施與甚視財產如糞土嘗曰財產之久蓄非天理必隨手散去然後

我心始快靜修公既老分田產諸子女公以爲旣有
所後家且名位顯讓不受分强而後受六之一葢愛
人好施出於天性非勉强也事親以悅志爲本事靜
修公左右無違出後未幾䓁遭內外艱待所後諸外
黨恩意有加救恤內外諸親視其力所至雖疎賤不
遺嘗誦曰父母旣没雖欲孝誰爲孝親戚旣没雖欲
悌誰爲悌疏族之孤窮者爲之嫁娶成業甚多爲文
章專以六經爲本貫穿百家中年多讀昌黎文嘗曰
文主於氣貴能渾厚典實而無冗雜勿以刻雕爲工
勿以呫諜爲豪思過半矣譚者謂公文得於經學爲

難及爲詩不務新巧而亦以平實典厚氣不衰餒爲
主每舉谿谷之言曰辭足充體氣能暢意能是則雖
不及古人庶乎免末世寒瘦仄僻之病矣公道一號
能詩多與公酬倡嘗語公弟判書公曰汝和之詩不
特同時諸公所不及雖與前輩鉅公並驅尠有能爭
霸者蓋心服之言也所著有文集三十六卷公於藝
術無不旁通而於字學韻書殆於天得沉潛研窮味
之如芻豢博究諸家異同辨析其得失勘正其訛謬
嘗自笑曰此如嗜土炭獨知其味舉世無可與語惟
俟後世子雲耳著經世正韻序說韻會箋要六書譜

精於筭學發揮筭術源流著九數畧夫人弘重淵懿
有識慮明於大義公爲卿相數十年未嘗以干請累
公門庭無一儈胥自通者不以家生有無關君子凡
公恪官箴正家道賙窮睦親皆有内助焉内外宗黨
咸歸仰以爲婦則擧一男二女男即不肖昌大原任
弘文館副提學女適李聖輝李景佐昌大娶判書吳
斗寅女無子取從兄子守身爲後李景佐繼子宗垣
側室女二人皆㓜嗚呼先君以文章經術博識通才
受知於 聖上粤自春坊勸講之日前後遷擢悉出
睿簡及至進位台鼎隆恩異數曠絶今古十登相府

前史所未聞公自見知遇特達感厲奮發欲通同士流之情志少紓黨禍甄拔草野之才俊稍新士風通變政法之疵弊以救民生筵對疏陳論說不置惓惓之心至老不少衰而屢躓於世運之翻覆積困於黨人之謠詠卒之構罪於文字抵釁於拘忌使報主之誠匡世之志展布不終百世之下觀公本末者其必慨然興歎而亦足以論其世矣不肖材下無所識知重之哀迷荒隕不能道遺事之詳謹採平日行業之大者以備立言君子之財擇焉

崑崙集卷之十九

崑崙集卷之二十目錄

遺事

遲川公遺事　先妣遺事

朴兄喬伯遺事

遺事

遲川公遺事

公年七歲遭壬辰倭亂隨侍晩翁公避兵峽內丁酉戊戌間亂始定晩翁公還住仁川川莊舍間入京城聚賢坊第屋舍皆爲灰燼舊有書樓亦傾毁無遺書籍無一完存止得左傳數冊及列子數帙而亦爲火蝕艱辛補綴歸與公兄弟讀之又借朱書於人讀之公晝宵誦讀貫通無疑文理驟暢不數年連占科第如拾芥公之少時詞賦多用左傳句語蓋原於習熟左

氏早通性理之學者亦原於朱書云
公於晩年嘗自道少時事以勉子弟曰亂後還住仁
川莊舍勤勤課讀晝宵不輟或至雞鳴每覺腸肚飢
乏而甫經喪亂家又空窮環顧家中實無救飢可啖
之物常不免忍飢讀書今爾輩日饜膏粱常有餘飽
而不勤讀書可乎
公少多病瘦弱殊甚人多危之申文貞公雅賞稱公
嘗曰崔某雖羸疾如此精神淬鍊如精金美玉異日
當爲名世器文貞有女年與公相近欲擇公爲壻常
歎曰明知其大貴而其於十年痼病及子宫之不好

何公自二十後病轉甚身在牀席者十餘年又艱嗣續蓋文貞精於星命之術云

公與延陽谿谷少時同遊白沙相公之門朝暮侍閒燕三公嘗同侍天雨無他客卜者張順命忽來謁白沙問曰雨中何爲相訪卜曰有所謁事敢來煩叩白沙曰且置所謁之爲何事有三少年在座爾能精筭其窮達吉凶無有差誤則吾當夬從爾言仍以三人四柱告之順命良久推步遽曰大監必以古人大貴之命賺小盲而試之也豈有一堂上四政丞並坐者相公曰吾豈與汝爲戲乎第以所見言之順命曰三

公皆位極人臣名滿一國平生所罕見之命也但辛
巳生無文星照命科第則未可必而其貴不可言也
然以五福完備言之辛巳爲最矣蓋延陽是辛巳生
也白沙曰若誠是譽卜焉有三人並坐而皆爲政丞
也且我國兩班不得及第而能有大貴者乎卜曰直
以方書所推説告之耳其他則小盲亦不知巳其後
三公之貴顯卒如其言而暹川谿谷中年多病子姓
不蕃而又不享遐齡延陽年過七十子孫衆多又以
布衣策勳貴至上相張卜之言無一不驗
公於　宣廟乙巳中生員第一進士第八其秋遂擢

增廣及第時年二十婦翁張玉城公時爲湖南巡察唱榜後南下全州玉城公命揀道内倡夫數十人盡發營府妓樂待于境上使之大張倡樂前後擁導而至營路上老少聳觀至空里閭南中人至今稱道公嘗言其時年少不能諫止爲可愧

玉城公有女擇配旣迎公爲壻玉城夫人見公短小孱弱懊悔不已屢以爲言玉城笑應之曰婦女何知崔郎身貌不及中人吾子孫當多被此人之德

公爲承文正字以公事拜漢陰初無一日之雅及見公知其國器至具午餐與論國事

公於 宣廟季年爲兵曹佐郎時纔經倭難景福宮觀闕盡爲灰燼公爲作景福宮賦投疏進之蓋公少攻詞賦倣班孟堅東西都而反其意鋪張盛麗而卒以致昇平復舊觀爲歸後經丙丁兵燹家稿逸不傳

〇反正密謀公旣因延陽父子與聞諸公皆已屬意推戴於 長陵諸公多登謁於私第而要公偕往公辭曰他日策名臣事之地義何可私謁遂不往諸公聞而誼之

癸亥諸公方密謀反正也 仁廟嘗有出入公適望見歸而語人曰今觀日表儘非常輿馬僕從亦勃勃

有生氣義舉之成無疑
舉義密謀已定諸公散處内外不能合幷事頗齟齬公憂之癸亥春自郊畿入城通告諸公遂定計公嘗通曉劉靑田靈棋占法因以靈棋筮得吉日定師期策功時公之爲一等蓋以此
癸亥策勳後朝家賜勳臣第宅即籍沒諸罪人之家也公嫌其侈麗且不欲處凶人舊居遂不入處得賜牌土田又以爲奸兇秉政貪饕成俗權貴之强奪民田者無數所得賜牌中必多民田遂揭榜通衢許其推還其後持文券來訴者甚衆公一一作文書放與

之不受一錢田丐皆感頌不衰歲辛巳家親謫居鎭川進士權誼亦言其家先亦推得舊田至今稱感云
○癸亥後公秉銓當國以破黨爲第一件事見銓郞皆同色人歎曰此公器豈一邊人所得私者耶乃薦金時讓爲銓郞處心持論廓然大公不以標榜異同爲拘
鄭錦南忠信白沙門下士生地甚微而性亢於諸名流加以平敵之禮由是得驕名公以同門分厚且許其才略氣義常字呼而交之或謂公鄭忠信之驕妄公輩之過也公笑曰忠信長處正在驕妄使忠信無

此亦何足取耶
啓運宮服制之議公主三年別廟之說延陽亦以延平故與公見略同浦渚主稱叔期年之說谿谷主稱考期年之說各上章爭論不置四公嘗曰吾輩情義如兄弟而此卽朝家大議論攜貳如此良可慨也此數說之中必有至當處而各有所蔽以至爭論相角盍亦一者相會反復講討以爲爛漫同歸之地耶皆曰善數日後齊會鑄字洞延陽宅而各攜禮書籤標其可考處以資已說旣會各出以相示極意討論語至日昃終不相入遂罷去其後禮論久不决爭論猶

前語句亦多排擊而四公不相介意交好不替
公之按畿巡到通津時咸陵爲通津宰公與咸陵聲
績俱著而咸陵束下如濕薪吏不敢仰視公爲政不
尚嚴猛務盡下情話間公問曰吾之政道如有疵病
令須盡言無諱咸陵曰使道政治近所罕見守令輩
固已心服而令見吏屬不甚嚴畏或至俯腰而行此
爲太欠公笑曰此亦人子何必使之毛骨竦然而後
可爲善治乎
公代谿谷爲大提學原平問於谿谷曰完城文章何
如谿谷笑答曰我與子謙自少親好猶不能盡知今

見主文之後於詩於文於四六無所不能豈知其文之至此蓋公身任經濟未嘗刻意於文章人或請碑碣序記文字則輒辭曰世自有其人何必强其不能也蓋指谿谷也

公嘗在家有一士人製送經義三道欲知等第公大加稱賞一篇批以上之下謂子弟曰此人當大鳴於世旣而訪問乃宋相時烈作也其後公以大提學主試監試得一經義詞理俱勝及出榜時公欲置狀頭諸考官皆嫌其地閥未顯公以爲文學旣過人何可徒泥常規力主之置狀頭卽宋公也蓋國俗極擇生

進狀元例於出榜日拆見皮封非華族名下士不得焉故諸議難之也

公少時裒稡濂洛嘉言常常披閱值國家多故夙夜焦勞而公退有暇輒讀聖賢書簾几蕭然人不知爲執政家前後講讀輒有劄記語孟記疑庸學管見易疑幾卷藏于家

公於成童之年文詞已成而顧深喜性理之學取程朱文字日夜玩閱至與朋友出棲專工因有理學援之目少時嘗鈔濂洛諸書中切要者手寫一冊名曰洗心錄至今留存家篋卷端多有谿谷少時亂筆因

題白沙贈兩公一絶云百丈澄潭雙鯉魚珠成頷下
異光舒煩君謹密休輕動只恐神功一日虛蓋其期
勉之意不淺也家大人爲作題跋
公與谿谷少時講學也見陸王之書悅其直指本體
刊落枝葉兩公皆深取之公則中年覺其學術之有
疵屢形於言論完陵公稍長涉學公嘗赴瀋道遺完
陵公書備論陽明學術之病谿谷至老不攺初見云
○公素重學問之士於金沙溪先生無挾筴之分但
時有書牘問難而書辭常稱門生趙浦渚郎執友親
密而每於其來訪必服道袍以接之

公之爲吏判朝家命諸宰薦儒學之士各二人公以爲此盛舉而職在銓部首席不必拘於人數遂上劉薦十三人兩宋及趙公克善諸人名稱未甚著而亦入其中劉本初見佚不入刋本文集今 上癸亥玄石朴公語家親云遲川薦士劉不可泯沒而嘗聞劉本謄在吏曹云遂令搜得於故紙中丙戌家親爲首相朝家亦有薦士之舉而亦令各薦二人家親引遲川故事亦陳劉薦尹東洙等十人

丙子春間虜將龍骨大以清人稱帝事來告兵端已見公獨深憂之屢上封事又於筵席懇懇請治戰守

之備兼送一价報書責以天無二日不可僭號之義
有曰虜人儻或以朝鮮尊我爲帝誣稱於中國其將
何以自白處置尤宜明白又云我國機事不密丁卯
之亂臺諫至以夜斫虜營發啓以請此豈臺啓之事
乎至今以爲笑故機秘之事雖承旨內官亦有不必
參聞者同時入對者或以請屛承旨史官訛傳於外
時議方峻以爲僭號之後尤何可通信三司以主和
咎公而因擧筵說事劾公請罷公職至引秦檜爲言
仁廟答曰此人以元勳重臣不求虛名專務實事忠
誠計慮人所莫及莫如密議云者恐輕者妄泄大事

也若如爾等所論則良平皆爲萬古罪人矣爾等因此數語欲爲構陷其計可謂疎矣

時年少名流無不斥和而吳修撰達濟有儁望持論甚峻嘗陳疏攻公甚力李判書基祚於吳公爲戚兄語之曰君力攻完城完城不在朝則國事果無憂而虜兵果不來耶吳公憤然曰君必虜兵之來搶耶今以虜之動兵爲說者恐動朝廷之言也吳公去後李公憂歎曰季輝只觀目前吾慮其末終如何也

公與李大諫粲相善丙子閒大諫之胤之恒方爲內翰來拜公公問曰君亦爲斥和峻論耶答曰果亦爲

斥和之論矣公曰臺啓至引秦檜以比今日主和者
古今事固相不侔今日其有岳飛韓世忠乎旣無韓
岳國無以自保而徒以秦檜攻議和之人可乎李公
歸語其家曰聞完城之言儘亦有理云
禮論和議之後謗訾紛然雖平生親友亦多侵詆而
公處之夷然不以一毫介意金公時讓嘗歎曰崔相
胸中無一點恩讐愛惡之私
公嘗語子弟曰以斥和攻我非私惡於我有意構陷
也乃天下公義理朝廷大是非所爭者公雖其疏啓
之間辭不擇發者義不當與爲讐嫌汝輩宜知此意

情分如故以故如申公恂卽丙子春發啓之人而完
陵公兄弟與申執義命圭交往不替
丙子之難淸兵先鋒直犯京畿始急報至　上將幸
江都令老病大臣陪　廟社及　嬪宮先行明日
大駕發行纔到崇禮門傳云虜騎已迫西郊江都之
路被遮　上御南門樓事急上下失色罔知所爲公
進曰請單騎馳赴虜陣責以渝盟動兵若殺臣則已
幸而接談則酬酢之際可得少頃願疾馳入南漢城
仍與李公景稷偕行　上命禁軍二十護行出門皆
散走獨公褊裨巡得龍從焉至陣前故拖引言語至

日昃大駕得入南漢池慶爲邊將壽至八十每言
其時事歎公之精忠膽量
老吏高孝悅吏胥中忠謹者也丙子亂後語完陵公
云吾在圍城時嘗於曉頭向城堙黑影裏見有一丈
夫衣玄色衣特坐城上獨語嗟歎云以不滿六尺之
身獨冒衆謗竭誠捄國家賢哉賢哉語意明指大監
天明後視之乃俞杞平也
城圍益急諸路勤王兵繼潰羣心崩沮始議和事清
陰手裂和書公令拾而補之曰裂書者不可無而補
書者亦宜有清陰謂公曰大監主張和議若終爲李

若水則將奈之何公曰觀虜本情只在立威隣國北
轅之變決無是慮
亂後澤堂嘗稱公主和存國之功曰淸陰之從南漢
還鄕雖高矣亦從完城所開之門而出去矣蓋和事
成城門開而後得出云也
丁丑後新去大亂上下凜凜人多有朝暮危亡之慮
上心亦不能無撓公適膺大拜慨然以匡復爲已任
獨以爲我國家立國堅固 祖宗遺澤深厚苟能君
臣協心務圖實效何患不濟遂上劄有曰殷憂啓聖
多難興邦狃安荒怠則必至顚覆處艱勤懼則終能

匡濟上年斥和固爲失著而爲天朝立節其名正矣今年出城固爲可羞而爲生民忍辱其心仁矣苟聖志無所撓沮益勵懲毖之圖務盡修攘之政轉禍爲福自今伊始夏有一成少康以興越棲會稽句踐以霸今國家境土無缺　祖宗德澤未艾號令無壅於四方財力尚餘於三南惟在　殿下立志如何耳仍條時務九事　上優答多所施行

上自下城後志氣沮喪臨朝不怡公又上劄推明義理反復開慰請以剛大爲心毋令志氣少挫以爲微子面縛而延湯祀管仲桎梏而成伯功孔子皆以仁

許之令無微子管仲之辱而綿　宗社保生靈之功
視古有光又引易明夷以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爲勉仍論官制之宜變獘習之宜革請改備
邊司之號如唐宋中書樞密前朝都評議之稱以倣
署事之規使謀國論政之地略有體統請罷銓郎之
薦以息黨論罷臺閣引避以止紛爭　上下諸宰議
議多異同不果行
公於丁戊兩年再赴瀋拒徵兵後朝家終許助兵時
公罷相僑居衿川村舍感慨有詩曰鼓角喧空海接
天五千兵甲載樓船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春風拜

杜鵑

丁丑後斥和諸臣多在罪譴公陳劄請宥曰知時識勢達變通權非可責於年少者且其時朝議同然尤非三司獨當之罪也

獨步泛海復入中國公贈獨步一絶曰秋入園林萬葉鳴鬢華如雪鏡中明向來無限關心事都付山人一錫輕

公之潛送獨步也鄭陽坡太和爲關西伯主其事以微辭隱語相往復獨步久不還時公罷相家居以一律寄鄭公探其消息託以懷僊詞爲題曰雲海微茫

落照間眼穿何處覓蓬山張騫槎路仍多阻徐市樓
船久不還易被秋風欺白髮難從僊竈借紅顏年來
無限傷心事窮巷蒼苔獨掩關
仁穆大妃昇遐後宮中有帛書多不道之語 仁廟
疑貞明公主家以 御札問於張新豐張公以不可
起獄爲對三問而對如初時 孝廟在旁 上投書
於地作色曰汝之婦翁固執如此何可與討事也旣
而己卯 上寢疾而宮中有巫蠱之變 上送一外
戚重臣於公家諭之曰吾病日益沉困而可疑之端
已彰不得已將出付外庭治之卿宜知此意蓋 上

意疑公主也公對曰 先王骨肉只有貴主今若起
獄則當日反正之意安在哉且巫蠱事自古多晻昧
難明後數日 上果下其事欲逮治主家婢子而公
入賓廳陳啓只請移御別宮拿問宮人輩 上嚴批
不許公屢請之 上大怒遂以特命有越次赴瀋之
行又於玉堂劄請黜女巫之批有曰有一相臣外爲
大言內懷不直草草治獄終不叅鞫其意難測而前
後臺官不以爲非獨於迷劣女人兩司齊憤至於合
啓割雞焉用牛刀公行至龍灣陳章乞罷引江充李
泌事反覆不已

壬午間公幽囚北舘與清陰白江同處一舘倡酬無虗日公次杜少陵秋興八首其一聯曰一棹東歸他日計中原北望老臣心清陰歎曰眞得老杜心事子美再生不覺墮淚云

在燕獄與清陰白江頻頻相會或講論道義或酬倡詩篇窮日夜不厭嘗與清陰講討經權清陰有詩曰成敗關天運須看義與歸雖然反夙暮未可倒裳衣權或賢猶誤經應衆莫違寄言明理士造次愼衡機公詩曰靜處觀羣動眞成爛漫歸湯氷俱是水裘葛莫非衣事或隨時別心寧與道違君能悟斯理語默

各天機白江嘗以詩贈公及清陰曰二老經權各爲公擎天大節濟時功如今爛漫同歸地俱是南冠白首翁

公幽縶四年危辱備至而處之晏然日取經傳講讀溫習於中庸周易探賾尤深樂而忘憂不知其身在異域曰庶幾識得聖人微旨不虛此生矣

清陰每於深夜聞公讀書聲歎其暮境下工之勤嘗謂公聞公夜深讀書輒令人憂其氣乏又謂人曰遲川讀易甚熟其詩律得於易理者尤多

公於燕獄讀易之後嘗云易理微奧難曉吾累歲專

工反復乎先儒之說似能見到程朱見得之境而但未知程朱見處果得盡義文本旨否也

公在燕獄華士張文衡被俘在瀋語我人曰朝鮮兩閣老一尚書爲皇朝立節同被拘囚東國節義可敬蓋兩閣老公及白江一尚書淸陰也

公於丙丁後謂淸陰好名不恤國事至削枚卜淸陰疑公尤深及拘燕獄同處久兩家各相敬重寢以相悉淸陰和章有曰從尋兩世好頓釋百年疑公和章曰佇見黃扉德業新蓋期以同升之意非苟許也

丙戌 昭顯世子嬪姜氏以罪見廢 仁廟將賜死

公以原任大臣劄請全恩曰易曰泉允悔〻今姜之
罪國人皆曰可廢而臺諫所爭只在賜死是泉志允
於廢而不允於死仍請從臺論被嚴旨
公之初喪中使來治喪事要取屏子圍障廳事而家
裏獨有一敝屛亦破落中使及賓客胥徒無不嗟歎
鄭陽坡輓詞有云黃閣尚存寒士操赤心能振大臣
風蓋廉儉公之餘事故世人未有稱誦而當時所推
許如此
公沒後　上嘗臨朝歎曰完城有才而能盡誠國事
不幸云〻如許宰相今何可復得耶

公身材短小長不滿六尺家有遺衣及舊犀帶平人不堪著然完陵公嘗語子弟曰先君體幹孱小而每見坐容堅重如金石山岳精氣旁襲數人子弟不敢仰視

公於癸亥以後際會風雲長處樞要以經濟爲已任係念國事曉夜孜孜家中大小事一無所知雖奴僕之幾名馬子之幾匹亦不省云

位高以來仍值國家多故禍亂相尋機務簿書以身任之雖無官時亦無暇逸其憂國捄世之意若飢渴然丙子後則或昏曉不眠子弟侍寢者睡寤覘之則

獨坐歎咤憂形於色或因與子弟商度事宜其在野時亦然

公全不理家事廄無騎馬丙子冬邊警猝至平城申公時爲訓鍊大將有良馬謂裨禆曰吏判家無馬汝須以吾意牽致公之出入兵間皆騎此馬云

東平尉鄭公載崙嘗語昌大云遲川大監前後抵先親書尺甚多無一言及私若小若大皆國事民事先親嘗以古大臣風稱之東平卽陽坡鄭相公之胤也

○又云遲川素不喜新來進退之戲一時親舊登科者皆不呼新來先親之登第卽設聞喜宴遲川來臨

呼令進退良久不止且令悉呈新來雜戲殆不堪其苦座客咸異之先親略無倦色遲川爲座上賀朝廷之得人蓋遲川見先親而器重之欲試其度量故意作戲云

公爲銓長累歲陽坡姑母夫以蔭官求邑陽坡屢謁公以爲託公不應後又來請公曰某公欠剛明守令關民休戚公之累請雖勤不敢奉施陽坡乃止陽坡每舉似於人云遲川之爲官擇人政道不苟如此每每稱歎

丁丑亂後　上於筵中問曰此時方伯之任甚重材

具可合人宜預講以儲之公對曰鄭太和雖年少有大材宜先擢用未幾湖西伯鈌　上又於筵中問誰可爲者公曰大臣之職以人事君臣已有所進之人不敢更對　上問誰也曰頃以鄭某爲對時鄭公以輔德當赴瀋館從　東宮公啓請留之遂自堂下擢授其明年又陞拜關西伯

鄭陽坡爲公所推轂四十後遂秉樞軸老來或値國事有難處輒搔首云完城誤我

陽坡嘗云反正勲臣固多人望而以後來處心持已觀之則當初一毫不以富貴爲心純出於爲　宗社

者亦無過數人如遲川谿谷及咸陵諸公是已具洛洲鳳瑞公之後輩而甚見稱賞嘗稱曰具景輝是飛且走之才蓋具公文詞贍敏而才諝絕人故也具公累典大藩聲績特著公嘗有書曰王者之民皡皡如也伯者之民驩虞如也令之民何其驩虞也蓋喜其治之良而爲雅謔也又嘗於書中有云令去箇矜字便是當今第一人蓋具公多自得之意故也具公以公爲知己仰服有素當公有燕獄之厄具公爲關西伯多捐金銀竭心救濟

公識鑑過人戊寅自赴瀋還時義州府尹鈇黃公一

晧新差公以爲黃公有才望而志大機踈當邊境有事之日慮有生事之患遂自備局陳啓論之有云黃一晧雖有才智恐欠縝密臣之所見金述似可而業已差出試可無妨終不能無區區之慮黃公果以事挑怒淸人至被慘禍

公在相位具鏊爲水原府使具卽綾川之子時爲年少名武亂後擢授重鎭將赴任過辭於公公與之語良久具辭拜而去纔出戶下堂公忽色動徐語官𡩋完陵公曰怪哉具鏊非久當死完陵問何也曰吾見其下堂步出之際神精已散若偶人之行也不幾日

具無病暴逝
完陵公少時有聲望儕流咸期以早達公嘗語完陵公曰汝之儕輩皆謂汝早達且汝才足取科第而但汝之成科名不可必也然官位則當至宰列吾亦不知何爲而然也後果一一符驗
完陵公夫人安氏公親擇而爲子婦公嘗稱長婦多福氣必生貴子已而果驗
公於辭受之節甚嚴餽遺稍過節却之柳琳以善事朝宰得名時爲統制使來謁公正色曰令以善事得名此甚未便吾家切勿送他饋只送簡幅可也柳悚

赧而退赴任後只送簡紙五百幅

有一北邊武宰餽貂皮公召其人還付責之曰歸語爾守此是昏朝餘風吾欲入啓請罪而今姑寬之後勿如是

公嘗語子弟云吾於文不無才分若數年肆力則傳後文章恐不難做而其奈內爲疾病所攻外爲機務所奪何哉且後世文章多不關於實用亦何足劌心也

柳道三以文藝自負嘗云槐院忝下時凡干文字每就完城相公出草起頭數行極平平心甚易之轉至

中間覺詞理漸條暢及至篇末意致明備文氣飈發眞是接天風波令人歎服

公嘗侍坐於白沙問曰鄭松江何如人也白沙曰松江半醉時抵掌談論望之若天上人豈俗子輩所可彷彿耶公後語人曰吾未見松江而以白沙高眼欽服如此可想其言論風采也

公於俗下世事多所不省至不辨靑綠之色猶子淸安公後定嘗來拜公騎騾而至公話間偶見所騎曰汝馬之耳何其長耶淸安公笑答曰此騾也非馬也

○公爲戶曹判書各司有小小修營事請得尾五百

張公題其牒云五百張太多一訥給之蓋國俗以尾一千爲一訥而公常誤認一百爲一訥故云然人皆笑之（方言以積爲訥）

辛卯圈選 仁廟配享公不得與公議咸以爲駭歎延陽上劄訟言有云 先王廟庭安可無崔某乎上下其議廟堂廟堂以追圈之無前例格之今 上丙辰 上下特教有云故相臣崔某冒謗主和使三百 宗社環東土數千里旣危而復安其遠慮善圖孰過於是其令禮官攷出追配故事之有無時黨人當路屢啓請寢遂寢不行

李遲川星齡李判書基祚之胤也見重儕友間深於史學嘗語昌大曰丙丁主和世人多攻之而但爲清陰則易爲遲川則難清陰則舉世當有多人遲川則只一人而已其後申承旨啓華與吳判書道一俱來訪家親語及和議申令所言一如李丈

家親丙午中司馬狀元過謁鄭東溟東溟時已衰耄問君年幾何答曰丙戌生蓋家親生於遲川周甲之歲也東溟僂指曰丙戌丁亥丙戌丁亥因歎曰古人已淪沒矣蓋遲川丙戌生谿谷丁亥生而東溟見賞於兩公故也因字呼兩公曰子謙持國其人烱然直

夫稍有謀矣直夫卽白江之字也

徐判書必遠爲全羅監司來見靜修公曰先大監嘗主和議吾於少時隨衆非斥頗峻到今思之爲國忠慮令人心服遺集尚未刊行殊可悼歎吾欲鋟梓南營須整理草藁送之寫本甫完徐公遞歸未果適李公惘爲羅州牧入刊

完陵公嘗拜延陽延陽忽問曰汝知日月之貴乎曰何謂也曰日月人人所常見或不知其可貴人有賢父兄者常常同處言動舉止亦未有大異乎人故不甚知其賢大監天地間瑞物也心事功業亦無異於

昆侖集卷之二十　崔昌大著

昆侖八[illegible]川[illegible][illegible]錦[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川[illegible]

夫稍有謀矣直夫卽白江之字也
徐判書必遠爲全羅監司來見靜修公曰先大監嘗
主和議吾於少時隨衆非斥頗峻到今思之爲國忠
慮令人心服遺集尚未刋行殊可悼歎吾欲鋟梓南
營須整理草藁送之寫本甫完徐公遞歸未果適李
公憪爲羅州牧入刋
完陵公嘗拜延陽延陽忽問曰汝知日月之貴乎曰
何謂也曰日月人人所常見或不知其可貴人有賢
父兄者常常同處言動舉止亦未有大異乎人故不
甚知其賢大監天地間瑞物也心事功業亦無異於

日月而恐汝或未深知故云然耳

公少時一家赴燕者爲筭公命於燕市名卜卜者題評於命盤曰外富內貧之命一柱擎天之格

先妣遺事

先妣生甫免乳祖母申夫人取而鞠之鍾愛甚早夜不離懷抱叔父春田公考華谷公爲親志之所愛也貴重異於他兒

申夫人中正和朗通書史達於義理雖甚愛先妣隨事訓誨不徒女工諺字之類古來賢媛哲婦相室教子之大方以及人物賢邪國家成敗靡不勤勤指導

先妣之明於鑑識善議大事合於所謂上達者非獨
天性高明也得之申夫人者爲多
華谷公兄弟昻貴迭秉銓衡而同居至老春田公有
丈夫子六人華谷公有丈夫子三人女子則爾時獨
先妣耳兩父愛重殊異時人稱之謂李判書宅九男
子中一小姐云
先妣年十八歸崔氏其時兩父貴顯門戶奕舃而尊
舅靜修公淹病多年家居不仕先妣謹畏自飭不敢
以一毫有驕貴容舅家大小咸歎服
昌大稍長嘗侍靜修公燕坐公話間教曰汝母之賢

自少吾深知之汝父新婚一年所吾嘗從容問曰汝妻爲人何如對曰使爲男子其資性可爲賢聖吾固已賢之而夫婦燕私之際所得如此豈不難哉

先祖靜修公深知先妣愛遇殊重而先妣益恐畏謙愼若小若大不敢輒有陳請先妣晩年嘗語昌大曰汝生未期月吾病乏乳令侍媵乳之旋又有故以汝家之多婢僕而特以煩請長者爲不敢不克求取一乳婢以專哺之致汝羸弱善病是我鈍拙之過也少時鍾郝之際或不無非意之干而一不之校惟務盡在我之道既久而益信服一家之間雍然和穆伯

母嘗語昌大曰汝之母親婦人中大度人也
家大人丁巳戊午間新入玉堂時 上在冲年而羣小濁亂舊臣多在罪籍大人欲疏論時事而以親老遭讒讁爲慮先妣問知之曰以讜言被罪固學士之榮而當路者宜無久長之理復何疑焉大人果上應旨疏兩司發啓請遠竄過半年終被削黜庚申羣小罪絀而大人始顯用
唱準金輿祚者以印書事獲習於家大人常常往來已未大人南下榮川家用空乏朝夕或不給輿祚知之輒馱米二包來納云宅中艱匱之狀小人所詳聞

適受貢物價聊備一時之用先妣嚴辭卻之請之再三終不受

己未秋昌大年幼就學適有來賣唐詩品彙一帙冊樣精好家無此冊意欲買之請于先妣時值窮空先妣遂捐釵釧以充其直曰兒子有意於書冊何可以衣食之乏而拒其好意乎

先妣撫愛昌大篤至有非尋常母子之比而至於勸學訓責之際一切以義裁之己未庚申間家大人或供仕或在外昌大時幼迷無知厭讀書游浪先妣常常痛誨責之不悛則或加箠楚嘗以煙竹打兒頭顱

頗傷腫其訓勑之嚴如此

家大人己未秋間不樂在京挈眷往鎭川行色之單寒鄕棲之艱陋殆有不堪者先妣意甚安之若將終身路由衿川宿安陽店舍土壚無壁婢侍進飯盤中只一蒸醬耳後大人貴顯家裏啖供珍甘而世道益艱踪迹多不安先妣晩年嘗曰吾對案則每思安陽之飯其時則心境無憂蒸醬亦甘殊勝於今日之珍饌耳

庚申改紀大人歷踐清華時望冠於名流其冬遭外艱壬戌春繼遭内艱五年居廬其時老少分朋疑謗

多端一時名流常常來訪廬次先妣每言名士出入銓曹三司者日常往來問答之際自不免語及時事居喪之人易招指議宜姑出寓郊外以度歲年大人是之而以生親年老侍側稍遠爲難不果用已而不悅者造爲標榜至騰疏章云

俞判書得一與我隣居又有世好親密於家大人旣入清路還往尤頻數先妣每言觀其容貌言辭之媢飾太乏眞樸此非好人且交分太甘未可保之人也一家聞者或甚其言甲戌以後俞忽變改趣向貳於我家大人之慍于鄭澔金楺輩人皆言俞實有力宗

黨始服其先見
訓勑昌大雖敦勸文學而常以器度爲重昌大少時
酷嗜爲詩與詩伴數人日常酬和先妣嘗戒之曰詩
人例多輕淺浮薄一向好著則非養德器之道也昌
大因此得免詩酒輕狂之習
昌大少與沈思仲親善思仲於先妣爲七寸姪先妣
嘗曰汝之思仲吾欲一見其爲人後思仲來訪時勸
與升堂納拜旣退先妣曰骨相欠緊名位則不知如
何而其人則儘士君子也汝之親好固也
先妣嘗曰世俗婦女多愛少子或偏愛女息皆不知

大義者惟當以長子爲重昌大無兄弟而有姊妹妹
氏自纫善病又早寡先妣閔傷慈愛有加而顧視之
節於昌大倍重姊妹莫敢望焉
家大人旣壯且顯出後於東岡公庚申壬戌連持所
後服先妣奄當内政婢僕多健悍難制而不動聲色
鎭撫彈壓兩得其宜莅之以嚴重行之以公正未期
歲小大卒服畏而戴之無一逃畔者
先妣旣當所後家内政而家大人官益貴家用益裕
外氏諸房並寒素艱空而我崔諸家不甚窮乏内外
親緩急有間而先妣於周給之政不以一毫有所厚

薄嘗曰婦人之偏厚私親心常非之特因我家貧乏
不得無時時捐捄殊非本志云
家用既裕位盛地崇而居處器玩服用一切朴素婦
女婢侍衣裝稍華則輒不樂家間大小成俗家大人
晚年積困詆謗而雖不悅者亦不以豪奢爲言實內
政有助焉
先妣嘗患眼眚且多病而其於奉祭祀之節竭其心
力整肅無怠至於盤盂椀楪之屬另爲措備錄其數
目別藏于祠宇時出以用之
大人與西坡吳判書親善吳台因金淸城言黜補蔚

珍縣丙寅大人適以事赴燕而吳台至京先妣語昌大曰使汝大人在朝者必攜酒相就汝既稍省事宜相訪因具酒肴令往候之

先妣之於識鑑殆若得之天性與子弟語及人物賢否吉凶多前知奇中而於世道升降國事得失亦有先見之驗已巳後羣小得志　上意傾嚮無間先妣嘗言其非久必敗或曰此人輩既有以深合　上指方有盤石之安何謂必敗曰觀其意思不安閑豪奢淫樂汲汲如狂似此氣象其能久乎未幾果有甲戌之事

己巳後數年間昌大每侍先妣或聞朝家擧措有關失先妣輒憂歎慨惋不能放懷如視一家痛癢相關之事心竊謂閨閤中憤世憂國古亦罕有焉爾

家大人旣踈於家政自田園所收以至凡百出入一切不知而先妣總執大綱亦不規規於升斗尺寸之間條貫自理庶事修擧不以煩諸家長大人居位任職時得以專心於公務閑屛時得以覃思於經籍寔有內助焉

家大人性旣好施而於窮阨死亡之際尤致意焉親戚儕友有死喪必悉心救助先妣一意承奉若遇艱

乏雖稱貧必給如迂齋趙副學定齋朴應敎之喪賻襚之外捐助亦多其餘婚喪之助成不可勝數甲戌後朝象改觀大人丙子免喪後旋秉銓衡未幾大拜屢當樞軸季父出入迩侍昌大忝入翰苑玉堂而諸舅並列淸要內外門戶貴顯當世鮮比先妣居常抑畏怵焉有履滿之戒常誡昌大以愼言擇交勿立黨申申屢敎而自飭愈加謹約服用無所增飾婢侍衣著甚陋殆同寒士之家門庭無一儈胥之自通者

伯舅仲舅相繼下世季舅晦窩公年艾位崇而事吾

先妣如母日必送人候安否有出入輒迋駕來拜率常數日一至先妣素善病嘗遇疾劇憂悶形於色逐日來候人以爲難此見晦窩公友悌過人之行而先妣平素蓋有母道焉故也

季父損窩公心服先妣平居親嚮敬重無異於姑姊不自居以嫂叔之間先妣亦掇去皮毛一以誠意相待間或因事規益損窩輒虗襟聽受先妣或有過差損窩亦嘗盛氣盡言無所顧慮實有兄弟切偲之義一家稱之

丙子以後五六年大人位上相季舅連掌兩銓季父

繼又秉銓晦窩損窩常常來會因候内閤叙話所論
說皆銓注用捨及軍國大事刑政重務或問及先妣
先妣徐一言以答是非得失分曉允當兩公每稱善
其見重見信於一家如此
晦窩損窩既久處權要而事先妣甚謹先妣不曾以
毫髮之私有所干請内外族黨皆知如此故轉請之
言亦罕及之間有之亦善辭謝之
家大人中年以後迹常不安于京輦而先妣淹病沈
年居常闔戶然大人或遭譴罰或罹讒毁有遐野之
行則先妣必强起從之如辛巳之於鎭川庚寅之於

松山是也嘗曰婦人從夫者家長處窮阨何可以疾病自便而不之從往耶
嘗語昌大曰士大夫居家孝友當官廉白固未易而如有近名之意自好之色則便非眞正必也名行修勅而出於自然無矜驕之意然後可稱眞士大夫
昌大少時喜談臧否或與人論辨盛氣爭較又或刺論人過失先妣常戒之汝性頗寬雅而中實狷隘此固非長厚有德者之爲况處末俗而登朝者尤爲取禍之道觀汝所爲不可行世切宜戒之
嘗語昌大曰汝高明簡潔則似有之而殊乏沉毅重

厚底氣象前輩偉器大度則不然切宜勿矜其所長而加勉於所短云

昌大出入三司不能效職責時象又險巇而身多疾病欲占郊園以爲棲息往來之地嘗得東郊一區欲買之先妣曰適會家無餘錢而此自好意吾寧不爲汝成之貸于母家以酬其直

昌大甲子秋未冠而初赴場屋先妣爲治試具聯附試紙之際至手自煮糊及登朝歷踐淸班見子志不樂嘗歎曰早知時象如此汝志如此吾豈手自煮糊勸取科名耶

先妣之於子婦撫愛篤至無間於親女而絕不施之以過分之寵非望之恩雖朝晝閒燕之際不假之以色辭惟以情意洞無間阻爲主處事中正公平爲務子婦承事數十年頌戴悅服實非世俗姑婦之比

先妣撫御婢僕有惠而嚴婢侍不敢褻語於前嘗曰此輩小人也假之色辭自損威重則不惟家法不嚴亦渠輩易陷罪過耳然仁覆濟恤未嘗不致意小婢嘗病喉噬醫言得犀角可療先妣亟出玩好中犀角使之鎊屑曰人命至重何愛於玩好而不爲之救乎

○諸舅並不享年諸從多未長成科名未嗣先妣常

常閔歎値其來拜每勸以學業無異於嚴父兄之勉厲聞其力於書史文識將進則喜形於色嘗曰我國兩班非道學文章則成就科宦以承祖先以持門戶之外無他道少輩宜勉旃

先妣容止安重凝然有難犯之色及開顏接人和暢之氣可掬雖淹疾瘦瘁之時自有天然尊貴之象

先妣自少有眼眚嘗患劇閉戶不出時有善相婆姑貴家爭招問之一日姻戚家送其人于外氏王母與諸婦人坐中堂方歷觀而評品之先妣初未聞相婆之來而因事入中堂粧梳久廢衣著亦弊垢相婆亦

不省其爲小姐也旣近堂前婆忽下堂諸婦人止之對曰此位未知誰某而望見大貴人也何敢不下因遂問之盛稱其貴富坐中諸位固無可比並者雖主夫人殆有所不及云

先妣性沉重徐緩雖子女病憂切急絕無忙遽蒼卒之意雖内懷憂悶而未嘗有顰蹙愁歎之容亦非勉强作意乃天性然也

靜修公旣愛遇殊異而先妣之謹畏逾甚甲子秋家大人爲迎靜修公于家因生朝有小設諸子孫並以次上壽先妣俯首伏地不一仰視操杯進退之際手

臂戰栗以至酒溢昌大少也意以爲太過晩覺其爲
禮言恭也
先妣骨法性度旣天然貴重而族世之貴近世所罕
本家則外曾祖碧梧公位正卿外從祖春田公位冢
宰外王父華谷公位左相從伯舅官吏曹叅判伯舅
弘文校理仲舅觀察使季舅一品吏兵判舅家則曾
王考遲川公位上相所後祖考東岡公官應教家大
人十登相府位上相季父一品吏兵判不肖忝爲副
提學親戚則申右相翼相爲五寸叔徐叅議文尚領
相文重判書文裕皆外從兄弟叅議子領相宗泰姪

監司宗憲皆五寸姪申領相琓金監司夢臣鄭府尹齊泰皆六寸弟皆用文科進碧梧暹川外皆先妣竝世所及見而一家有六相公此外親黨之顯者又不可勝計可謂盛矣唐史稱張弘靖夫人苗氏族世之貴未知孰爲軒輊也

朴兄喬伯遺事

甲戌秋余中別試初試與李國彦尚輔會于朴兄家其仲道常亦同中五人共治舉子業僅一旬而罷前此從尚輔聞喬兄之賢有素盖輔與喬兄同閈于驪江也余既甚聞喬兄故凡於朝晝宴息之際默察其

言動亦無崖岸激絕之行無甚異於人但不至放倒輕率也嘗於燈下忽問於余曰使子登科位崇顯爲政於吾邦者將何先余以格君心消朋黨爲答曰此固本也若以施措間言之何先余曰復圓點之法最要於消朋之術何者我朝用人不出京華門閥子弟今日科場舉子皆異時卿相也凡人顔面稔熟情意融欵則大故之外鮮有至於棄絕且黨比之源在於疑阻如令名家子弟聚會泮中言議流通情好歡洽則雖有一二異同當不至如今日之乖隔況其磨以歲月至於數十年之久各自登庸則彼此皆相親素

豈遽至相誅殺耶故曰圜點之法最要而如欲復圜
點當以勿設別科爲先朴兄曰余以君爲能詩文一
少年乃有此等經綸耶此言亦好而余意稍異於是
今日救世之道不啻多端而最是人心陷溺於名利
風俗日趨於險薄救此之術只在國家盡教士之方
吾意擇有道學之臣久任成均稍變教胄之法使之
專習經訓先之以孝悌忠信使人心稍知向善風俗
稍能敦實然後庶政方可爲矣救民亦急而除非復
五衛之法則無他術焉云此言則余今多遺忘而其
言皆從心胸流出非一時滕頰舌之言也余乃瞿然

歎服知其非凡士也

我朝新登第者號稱新來四館分隷號稱分館分館之後新隷者夜謁本館先進之門號稱回刺進退出入侵虐困辱惟先進之命殆至旬餘而後始許叅坐于本司號謂新來免新夜行之際巡更者毋禁行止服色極可怪至以新鬼嘲之朴兄登第分館不肯回刺余嘗謂之曰此雖非莊士所屑自係國俗雖前輩名德亦皆不免何至立異論於節目間事取世俗之指點耶答曰不然此是士子出身初程何可强循俗套自甘鬼魅之目乎栗谷請革此習載之經筵日記

近世尹相公趾完雖不自處以道學之士亦不肯爲豈有自好之士身蹈此習耶余爲改容稱善而余則不免强就

余回刺罷後書報朴兄云鬼行旣不免强就而至於嘲詠褻諢亦多隨人同波者眞悔不與吾兄同去就也朴兄答以短札有曰天下事每因隨人壞了余復悚然

朴兄爲假注書數日因病旋遞余訪之朴兄曰天下事不易爲吾入堂后有守令之辭陛者院吏持赫蹄要余作書徵債稱是院例余因思之蓋謬例也吾遂

不作書約同僚欲罷之僚意大駭之或戲之曰兄若廉不肯取其筆則吾當並取而用之云吾不復强此一微事而人之眼目不識求諸義理惟以循俗趨利爲主他尚何說云

公之舅李公斗岳甲子爲持平欲疏論時事令公屬筆公時年弱冠爲草萬餘言上自君德國政朝論臧否下至民生疵弊靡不極言竭論而文辭剴蔚議論嚴正既成李公以其磯觸過多不果用國彦云

公於戊辰草疏累千言爲辨尼懷事義明而詞剴顧以父兄之教未果上云

甲戌初試公用論三中中一等時朴尚書泰尚掌試
出而稱於人曰朴某之文不中程式故未占狀頭而
其文則乃文章手段且其頭辭首辨王伯之分通篇
命意皆從胸中見識流出非徒文字之工而已朴公
雅號有文鑑諸人皆多朴公之能知人云
殿試對策亦不純用程式其所指陳君德闕遺朝政
得失深中時病文體雅正而滂沛人皆傳誦而嗟異
時南藥泉相公與朴公掌試自詫其得人云對策結
辭例云臣謹對而公之對策結之以臣昧死以對擢
第後不喜者以違格冒取或疵考官末俗之不樂成

人之美如此

乙亥先原城公寢疾公侍醫藥余嘗間間往候見其不離左右一步周旋護視纖悉謹密至於藥劑飲啖咸有節度原城公甚宜之雖久病愁鬱之中曾無不豫之色呵責之言孝行固公家世德而余以是知公事親有過人者云

公既丁憂爲就食旅寓江都時崔尚書奎瑞爲留相視遇公如舊識而甚有恩意崔公之還朝言於余曰朴喪人居喪之禮處鄉之道皆有不可及者且其筆札之美雖尋常往復者皆可誦後進中享大名者其

在斯人耶吾故命兒曹謹藏其書札雖微毋遺云
尹東山相公與公家爲姻婭甚重公爲後進之冠公
亦推賞相公嘗以爲才過淸城而又正大其相許與
如此甲戌獄事張希載在當死之科南領相力排衆
議而傳之生議時之大夫士譁然攻之至謂爲一身
禍福公於是時未釋褐爲我言南相之力守已見乃
峻攻者成之也攻之者不以事理得失爲言而先斥
其心事爭爲情外之言豈足以動南相一髮耶然南
相此擧雖自以爲深遠慮而實爲三思之惑恨我與
南相無雅與之一番細討也

公沒後鄭東平載裔云頃於尹東山座見一少年與相公爭論希載事盛言傳生議之失而其言與世之不知事首尾而夾雜黨比私意者不同辭氣激揚而語意精深吾甚異之去後問之則朴某也吾謂是必且大鬧一世忽焉逝去理不可知云蓋尹相公實贊南相公而公與尹相素厚故與之爭論鄭都尉於尹相爲從弟故相遇於其座云

余嘗因微事規公公卽和色而納之因謂曰吾無他長惟能受善言毋敢以辯言折之余笑戲之曰受善毋忤大賢之所難兄何遽然自居公曰欲善之心誠

篤則受善無難且近來享大名者以拒諫一節生出
無限病痛豈非後學之至戒耶君輩亦宜各自勉旃
○公之居憂余有書勸讀中庸論語輩俾之早了性
道之大原深求聖賢之模範氣象公答云方讀小學
其於孝悌之道不盡分者亦多孤露殘生第深不洎
之痛何可舍目前切急之務而馳心高遠耶且況性
道之原亦不外於日用事物者耶
公之在江都丁丑春抵長牘於余奬勉有加仍論立
身規模有云以流俗自居者如土宇之僅完雖或建
功立事終是規模陋陋以道學自勅者如處於明堂

雖有偏正粹駁之殊終是氣象宏大豈可以偏且駁
者爲戒而甘處於土宇規模耶蓋賛余求學之決也
余意苟不免於偏且駁也已不得爲明堂之氣象寧
不若土宇之爲無病且道學之差貽害世道不貲與
其居之不疑而誤人迷國無寧內而不出而專意於
自修之實欲以此意作答而未及公之病已力遂不
復往復論難實爲沒身之恨
公自先山將歸海寓歷過洛下余於清晨馳往從容
與論出處之義余謂我則有不得聞斯行諸之義固
難隨意去留若是隨意去留之人則何有二辭世道

國勢無復可爲自好者只有遠引不出一道而已公曰不然世道國勢之無可爲吾豈獨不知耶然若有學術之士以至誠動上心以至誠獲朋友屈折調護惟以安國家利生民爲心則久久自當孚信見信之後自可行吾學術亦豈無一分救得之望耶余笑曰屈折調護之際鮮不至於毀方瓦合吾兄則學術誠意自有過人者故能有如許意思耶此雖一時戲言而蓋公之才術有非流輩所及故不能决焉志世如此云

尚輔於公沒後嘗爲余言喬兄有純王之心經濟之

才吾以太過咎之然經濟之才尚輔之言誠過矣若純王之心則吾不得不信蓋尚輔與兄同居十年家庭言行細大無不知凡人智可以欺王公名可以震海宇而見信於家庭兄弟得其心悅誠服不可以一毫虛僞得之故也

公之居憂目因有腫患爲就醫乍入京城寓次于醫家之隣數日旋還家大人時爲吏曹判書命駕委訪還言喬伯年雖少名位雖卑其中所有非世俗宰相所及其可輕耶其見重於前輩如此

昆侖集卷之二十終